

NONGLI QIYUE

刘祖保 著

农 历 七 月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农历七月

NONGLIQUIYUE

刘祖保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农历七月

刘祖保著

出版发行	安徽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合肥市金寨路 318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合肥杏花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 印张 8 字数 180 千字
版 次	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7 - 212 - 01899 - 6/G · 306
定 价	21.80 元
印 数	00001 - 02000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赤着脚随便踩在地上

翁新华

一位青年作家，赤着脚走在农历七月收割了稻子的田垌上，头上骄阳似火，脚下是光秃秃的禾茬，远方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，炊烟中携带者新谷的香味和狗吠。他偶尔弯下腰，拾起一两串农人们遗落的沉甸甸的稻穗。他将稻穗放在掌上轻轻摩挲，那金黄色的谷粒变成了文字。谷粒越聚越多，最终凝结成一本书，它就是中短篇小说集《农历七月》。

读完集子的清样，我不由想起法国作家纪德的散文诗

集《人间食粮》。那些精美的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篇章常常使我迷醉。纪德在1927年该书重版序言中写道：“当我写这部书的时候，文学界有一股非常强烈的造作和封闭的气息；我觉得迫切需要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，赤着脚随便踩在地上。”18世纪末期的法兰西，灵秀而朴实的农耕文化正在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替代，文学界出现了一种脱离现实、爱好黑暗和幻影、内容贫乏、讲求形式的倾向。纪德则强调对自然和人生的强烈感受，主张从质朴的泥土中吸取创作的精神养料，从而培养自我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学界，似乎也有过纪德批评过的那种文学倾向的重复。一是脱离实际的所谓现代派话语文本的生搬硬套，带有鲜明印记的笨拙的模仿；一是急功近利的生活实录，将文学打上政治的深深印戳，执拗地扮演着文学救世主的角色。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，意义不外乎媚俗。高额的版税诱惑消融了作家的独立人格，丰厚的利润掩盖了文学的本质意义的追求。只有少数作家仍然扮演着文学苦行僧的角色，在狭窄的山阴道上踽踽独行，无疑，祖保属于后者。

《农历七月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质朴，无论是叙事还是描写，都显得从容不迫，透出一种恬淡。着笔的是一段段真实的可触可摸的生活，以及各色人等在生活中扮演的各自的角色。更大的长处则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很有分寸很有深度。前些年读他的第一本小说集《真情依旧》，觉得编造故事的痕迹较为明显，主人公形象尚嫌苍白干瘪，留给人的回味空间较小。到了《农历七月》，清淳的风格依然存在，但人物的内涵却不能等闲视之了。青山乡乡长杨实吾，就是个很值得咀嚼

的文学形象。他忠厚中庸，传统农耕文化中的乡情、亲情、同情、善良、狡黠、怯懦造就了他的性格与品行。他来自故土，熟悉故土，他深知故乡人尚在为温饱的基本问题苦苦挣扎的现状，故而极不情愿担任打掠者的头领。然而，作为一乡之长，他又不得不领着一帮人去故乡强迫执行乡党委的决议：撮谷、牵猪，以完成上级交办的收上交（实为“三乱”）的“任务”，图个“好印象”。按照既定的某种游戏规则，作为一名乡长，倘若不能将自己辖地的上交“任务”胜利完成，至少意味着“不称职”，由此，乡长这顶小官帽也就戴不牢靠了。为此，他只能违心地硬着头皮去逼迫乡亲邻里。无疑，这是一个正直人的无可逃避的尴尬。单就这一点，杨实吾很像《西游记》里的猪八戒。老猪原是很不乐意跟着唐僧磨磨蹭蹭去西天取经的，可不去就永失天蓬元帅之梦了，所以还得乖乖地执行观音菩萨的差遣。而一旦面对乡亲邻里啼饥号寒的现实，杨实吾又实在不忍心将手伸进乡亲们原本干瘪的口袋和“多乎者不多也”的谷仓。怎么办呢？于是，他想回避，君子远庖厨。遗憾的是，他的鸵鸟政策引起的效果恰恰相反。正因为乡长节骨眼上的“回避”，留给了强暴者逞凶的空档，逼死人命的悲剧发生了，并且偏偏发生在他心爱的昔日情人身上。这时，接下去自然是激烈的忏悔，并有了代人受过的壮烈举动。杨实吾这个形象的成功，还在于作家摒弃了惯常所见的脸谱化的浅薄手法，赋予了一个现实中人必有的七情六欲。如写他与秋菊的婚外恋情，以及秋菊成家后两人的若即若离心有灵犀的关系，也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人物的性格，让人觉得主人公的真实可信。

与杨实吾形成对照的是乡党委书记邱少白。这也是个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形象，作家在这个形象身上倾注了激烈的憎恶。这是个五毒俱全惯于玩弄权术的人物。杨实吾比较清廉，群众中口碑较好，邱少白唯恐他取而代之，有意识地给杨布下了诸多的陷阱。例如他明知白石岭村是个有名的穷村，完成所谓的上交任务难度很大，便故意将这个癞痢头交给了杨实吾，还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认定杨是青山乡土生土长，熟悉情况，有利于开展工作。待到白石岭村出了人命，又一古脑儿将全部责任推在杨实吾身上。至于邀功请赏吃喝嫖赌，邱少白已经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。可以说通过两个人物的褒贬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算基本上完成。但是，作家没有就此打住，而是继续往深层掘进。

人们知道，按照人事政策，乡党委书记与乡长属于同一行政级别，而实际上，掌握绝对权利的还是党委书记。我们不禁要问，像邱少白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，为什么杨实吾不敢与之针锋相对？然而，敢吗？曾几何时，又有哪一个二把手能斗赢过一把手？所谓的集体领导，到头来还是一把手一语定乾坤呀。退一步，倘若作家果然有意思将杨实吾写成个敢于拍案而起反腐败的勇士，那么，有两种结局：一是乡长这顶小官帽早就不属于杨实吾；二是杨实吾这个艺术形象的独特个性已经不复存在。所以，我对杨实吾的形象塑造十分欣赏。可以说祖保的小说创作，已经由扁平人物的塑造上升到多元性格的塑造，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。

除了《农历七月》之外，其他如《清明有雾》、《洪船》、《故乡人》诸篇，也保持着作家一贯的创作风格，质朴、从容、不事

雕琢，给读者一种阅读的轻松愉悦的同时，仍能感觉出几分沉重。比方“故乡人系列”中的《憨叔》，可谓憨态可掬，让人从平凡中体味到某种崇高。《奶奶》真切地表现了一代中国农民的故土情结，在击节赞赏之余，不得不让人咀嚼出民族性格中的理该扬弃的保守。《屠夫》虽然是个传统题材，构思新颖别致，不乏气壮山河的底蕴，堪称这本集子中的“正气篇”。

我很喜欢这本书。我从这本集子中读到了一幅幅充满着灵动与秀美的现代乡村画卷，感觉到了作家寄寓乡村物事的拳拳赤子之心；有礼赞，有讴歌，有渴望，有向往，有憧憬，有遗憾，有悲愤，有暴露。这斑斑点点丝丝缕缕情感凝结成农历七月的炎热，凝结成农历七月谷酒的芳香，凝结成农历七月歉收者的企盼与希冀。当然，我们也无需讳言，在农历七月的收获过稻子的田垌上，这儿那儿也不难看到那燃烧过纸钱的黑色的灰烬——祈求神灵与鬼域的赐福——那也毕竟是一种美丽幼稚的无奈吧。
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日于岳阳南湖

目 录

农历七月／001

村盗／035

故乡人／043

孽情／055

清明有雾／087

洪船／100

真情依旧／115

黄月亮／151

亲眷／161

狂热季节／175

父亲／212

后记／229

农历七月

1

青山乡乡长杨实吾回到乡政府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他走到自己房门前，正准备开门时，党委书记邱少白走过来说：“老杨，回来了”。杨实吾淡然一笑说：“邱书记，进屋坐吧。”邱少白见他心情不太好，知道是为儿子考大学落榜的事烦心，于是说：“小林没考上大学没关系，东方不亮西方亮嘛。司法所老李年底要退休，到时候我到县里做做工作，招个合同干部，就让小林来顶老李的脚。”杨实

吾不置可否，他知道邱少白这番话是长子宽矮子的心。自己在乡里干了二十多年，老婆还是个农村户口，你邱少白平时嘴巴上甜甜蜜蜜，真到了节骨眼上，就开始发难。只怪杨实吾心眼太实，几次解决乡干部家属农转非，转到了他的份上，半路却杀出个“程咬金”，他都是高姿态，把指标让给了其他干部。去年县里戴帽给乡政府一个农转非，这次算是铁板上钉钉了，没想到原来在乡政府干了三十多年电线修理的老刘，一纸报告写到县政府，说他父亲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，自己这个烈士的儿子，在乡政府干了几十年，满头青丝成了苍苍白发，到如今还是个集体户口，这次不解决问题就要告到省里中央去。县里领导派人来处理这件事，和乡党委政府领导研究，邱少白把球抛给杨实吾，杨实吾却二话没说，就表态把农转非指标让给了老刘一家。事后他私下里听人说，老刘本来没这个想法，是邱少白扮演的二花脸，指使老刘打报告到县委县政府胡搅蛮缠，有意让杨实吾难堪。杨实吾并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自己的老婆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家里还有几亩责任田，儿子女儿都在读书，全靠她耕种，转不转农转非无所谓，只要儿子今年能考上大学，他也就算完成了一件大事。没想到儿子平时成绩在县一中算得上佼佼者，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，老师也打包票说：“读大学没半点问题。”可到头来还是让他失望了，儿子离录取分数线还差0.5分，结果未被录取。为了儿子小林读书，杨实吾可以说是倾其了家产，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县教育局的一位同学劝他出几万块钱，给小林弄个自费指标。可这几万块钱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从哪里来？杨实吾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让儿子复读一年，明年再考，他相信幸运之神会降临儿子的。

“邱书记，坐坐吧。”杨实吾开了房门，拧亮了灯，然后用鸡毛帚扫了扫凳子上的灰尘，并打开那台用了八年的宝石花牌电风扇，说：“乡里没什么大事吧？”

邱少白递了一支烟给杨实吾说：“老杨，你回来得正好，明天准备开一个乡村干部动员大会，县里昨天晚上开了电话会议，近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催收上缴，袁县长说突击半个月，全面完成上交任务，没有完成的，年终评比一票否决，是文明乡村的要取消。老杨，你是一乡之长，如果你没回来，我就包办代替了，既然你回来了，明天的会议就由你讲吧。”

“我这几天不在家，不清楚情况，电话会精神没听到，还是你讲为好。”杨实吾推脱说。

邱少白说：“好吧，这次收上交责任到人，奖罚兑现。我拟了个方案，你先看看，怎么样？”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叠成长方形的几页纸。

杨实吾接过来用眼光浏览了一遍。方案上写着每个乡领导带三名干部与村干部组成收款队，包村负责，完成任务的干部工资照发，并按收款的1%实行奖励；未完成任务的，按未完成数的1%扣除工资。杨实吾继续往下看，见自己安排在白石岭村，心里开始犯嘀咕了。他用眼光也斜了邱少白一眼故意说：“邱书记，白石岭村是你的联系点，你熟悉情况，还是你去适合。”

邱少白说：“白石岭村是边远村，又是贫困村，上交是一大难事，你在青山乡工作时间长，有工作经验，群众中威信高，我反复思考过，白石岭秋收工作让你带队是比较合适的。其他党委委员、副乡长各负责一个村。我就留下来负责协调工作。”

“既然邱书记安排好了，那我服从就是。”杨实吾站起身，

将烧开了的水倒进开水瓶中，并倒了一杯茶给邱少白。

邱少白接过茶说：“哦，老杨，你看一谈工作就忘了，你还没吃晚饭吧，走，到小冯馆子里吃饭去，我陪你喝几盅解解闷。”

“算啦，等下我随便泡两包方便面吃就是。”

“哎，老杨。听人说，方便面里有一种化学酶，吃多了可不好，走吧，走吧。”邱少白拉着杨实吾就走。

2

杨实吾和邱少白一边喝酒一边聊天，倒真的解了他不少愁绪，兴致一上来，杨实吾就喝多了点，只觉得头有点昏昏沉沉，于是起身说：“邱书记，我回家休息去了，你再坐坐吧。”

酒店老板冯小兰见杨乡长起身，笑盈盈地走过来说：“杨乡长，怎么就走，我还没敬你的酒呢，这点面子杨乡长还是应该给的嘛。”说完倒了一杯“全兴”，脖子一仰，来了个底朝天，邱少白连连击掌：“好，好！”

杨实吾只得坐下，两人陪着冯小兰又喝了三杯，冯小兰好像没回事儿，还要敬酒，邱少白说：“算了，杨乡长从县里才回来，明天还要召开乡村干部动员会，留着明天敬吧。”

冯小兰倒也爽快：“也好，明天我再给各位乡领导敬上三杯。”说完向邱少白丢一个媚眼朝小卖柜走去。

杨实吾看在眼里，他知道，邱少白和冯小兰的关系非同一般。乡干部们私下里虽然传得沸沸扬扬，但也只是谈笑而已，如今这类男女之事多于牛毛，只要没睡你老婆，你管什么闲事？有本事自己找个蜜就是。杨实吾不是那种挑三拨四惹事

生非之人。虽然他和邱少白有些矛盾，对邱少白的所作所为也有看法，但听到别人议论邱少白时，他从不卷入这类桃色新闻的评说之中。其实邱少白和冯小兰的那层关系是没有公开的秘密，别人清楚，他杨实吾更心知肚明。两人夜间常常在那乡间小路上逛马路幽会，几次被杨实吾碰上，杨实吾装做没看见绕道而走。有一次，邱少白请了几天假说是回城看望住院的妻子。第二天，杨实吾进城办事，意外地发现邱少白和冯小兰手拉手走进了天豪娱乐城。杨实吾心里明白，冯小兰这几年发了财，她一个女人家有什么能耐？还不是邱少白给她撑腰打气作后盾。不说别的，这几年，乡政府每年在冯小兰酒店里的签单就是十几万，还有工商、税务、粮站、信用社的来客接待，都是邱少白打招呼后才转到冯小兰酒店的。其他方面的帮衬就更不用说了。杨实吾还仔细观察过，邱少白每次到县里市里开会出差，冯小兰也就不在酒店里，这其中的奥秘谁不清楚呢？

冯小兰走到小卖柜，拿了两包“芙蓉王”香烟，给邱少白、杨实吾每人一包：“书记、乡长，这些年多谢你们的关照，晚上就在包房里唱唱歌，怎么样？”

杨实吾说：“小冯，谢谢你了，多少钱，我来签单。”

冯小兰连忙摆手说：“签什么单，书记乡长大人吃餐饭，就算我请客啦。杨乡长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常来店子里吃饭就是。”冯小兰瞟了邱少白一眼。

邱少白打圆场说：“老杨，冯小姐热情款待，这是她的一份心意，我们就领了她这个情吧，大家今后多关照她点不就得得了。”

杨实吾知道两人在唱“双簧”，也就不好再说什么。

服务员端了两杯茶放在邱少白和杨实吾的桌子上，冯小

兰给两人每人一支烟，然后问邱少白：“邱书记，下午黄秘书到了我这里，明天会议订8桌酒席，标准他说向你请示后再定。书记乡长都在这里，你们拍了板，明天早上我好派人到城里买菜。”

邱少白用打火机点燃手中的香烟，吸了一口说：“杨乡长，明天的会议是一次鼓劲打气的会议，皇粮国税、三提五统和各种费用，关系到国家和我们乡村干部的切身利益，午餐是不是把标准提高一点，酒水在外，三百块钱一桌怎么样？”

“三百块？”杨实吾心里有些蹙蹙然。

邱少白见杨实吾动了侧隐之心，就说：“那就二百吧。老杨，如今二百块钱没什么吃，那次我在县里开会，朱书记请我们吃饭，一餐就花了1580元，我还没吃饱咧。”

“杨乡长”，冯小兰接着说，“你也要想开点，又不从您口袋里掏钱，乡村干部不就是吃点喝点吗？人家城里可真潇洒，大吃大喝、唱歌跳舞不说，还搞什么桑拿按摩。什么明摸暗摸，还不是搞那个，就是城里人讲的‘泡妞’。你们知道领导干部的四项基本原则吗？”

邱少白来了兴趣，问道：“什么四项基本原则？”

冯小兰故意把话打住：“不告诉你们，你们男人都坏。”说完诡秘地一笑。

“小兰，别卖什么关子，说来听听。”邱少白说。

冯小兰故作深沉，停了停说：“我说出来，你们可别对号入座哟。”她伸出四个手指头接着说：“记住，一是烟酒基本靠送，二是饭菜基本不弄，三是工资基本不动，四是老婆基本不用。”

邱少白仰头哈哈大笑起来，末了，他对杨实吾说：“杨乡长，你符合这几项基本原则吗？”

杨实吾笑得一口茶喷了出来，他打趣地说：“我倒有两条符合。”

“哪两条，是不是老婆基本不用？”冯小兰抢着说。

杨实吾点了点头说：“是啊，一是饭菜基本不弄，在乡政府吃食堂多，在家里用不着我做饭，老婆端到手上；二是老婆基本不用，因为我老婆患病切除了子宫，已经没那个兴趣了，平时我也难得回家去。”

冯小兰开玩笑说：“那我给杨乡长找个情妇怎么样？”

杨实吾说：“小冯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可担当不起。邱书记比我年轻十多岁，妻子又在城里，你还是多关心照顾他吧。”

“杨乡长真是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罗！”

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3

乡村干部会开了一天，到下午断黑时才散。

上午的会议主要是听邱少白作报告。邱少白是市农校毕业生，在学校时就当过班长、团支部书记，能说会道是他的特长。他自己说是抛砖引玉，结果泡沫横飞地讲了两个半钟头，根本没杨实吾讲的份。主持会议的杨实吾看了看表，已超过一点了，下面的乡村干部也在叽叽喳喳无心恋战，于是他把手臂抬起来，用手指敲了敲手表，邱少白才意识到自己讲得太久了点，他看了一下表说：“今天的会本来是9点钟开始，可有些同志10点钟才到，因此耽误了大家吃午饭的时间。今天中午，乡党委、政府在财源酒楼准备了便筵，请大家多喝几杯酒，下午以村收款队为单位组织讨论，4点钟各组负责同志碰头。希望

大家拧成一股绳，善始善终把这次秋收工作搞好，争取在全县夺个好名次。”

中午，财源酒楼猜拳行令声、碰杯声、笑闹声不断，简直要把酒楼闹翻似的。邱少白和杨实吾挨桌一一敬酒。走到白石岭村村干部桌前，邱少白对支书白振兵说：“你们村可是兵强马壮，力量最强，杨乡长经验丰富，还有李秘书、卢所长、小向，个个都是能人，相信你们村的工作会走在其他村的前面。来，祝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我敬大家一杯。”说完一仰脖酒进了喉咙。

杨实吾陪着邱少白象征性地举起酒杯喝了半口酒，他知道邱少白在说风凉话。谁都清楚白石岭是块难啃的骨头，什么工作都落后于其他村，村里田少人口多，交通不便，工副业是一张白纸，群众对上缴的抵触情绪非常大。前几年，村里办企业亏了本，至今还欠着信用社几万块钱的贷款。再说白石岭村人心涣散，听说村里一些村民对村干部意见很大，最近他们组织查村干部的账，发现了一些问题。眼下这节骨眼上，工作做得不好，上缴收款就难开展。现在这担子压到了自己的肩上，他也无退路可言，谁叫自己是一乡之长呢，他心中想到的是如何尽力做好工作。

下午，杨实吾和李秘书、卢和平、向前参加白石岭村讨论，大家摆了一些情况，最后杨实吾说：“我们明天上午赶到村里，下午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动员，把政策讲透，情况讲清，先礼后兵，当然对有些顽固分子，也要给点颜色他们看看，但必须注意政策。”

村长黑七说：“杨乡长，我们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你领着咱们干，咱们听你的。村里有些刁民，也该整治整治，我们村